

求真，择善，爱美好 ——忆汤维强老师

张敬珏、解村、吴爽

张敬珏按：

我还在做加州大学驻华中心主任的时候（2015—2017），有一天突然接到 James 的越洋电话，他请我推荐三四个有古典诗词才华的青年教师或者学生，去跟他 95 岁的忘年交谢国康学习回文诗。谢老先生是诗人，也是饱学宿儒，对诗词曲的音韵格律造诣颇深。

随后，在 2016 年 8 月，他邀请吴爽、解村、李汉平来到洛杉矶向谢老学诗，刘昊因为与工作时间冲突而未能成行。他们四人都被 James 的友善、慷慨和热诚深深感动，并自此与他保持着密切联络。James 的仗义之举（他为此行主要资助者，花费甚巨）一方面缘于他的文学情怀，希望谢老的绝艺可以薪火相传，另一方面也缘于他与谢老的深挚友谊。为了准备这位忘年好友今年八月的 99 岁大寿，James 着手出版四卷谢老的诗作，由四位才子才女和他本人作序。他还计划邀请他们四位来到洛杉矶为谢老祝寿，但无奈被疫情所阻。在寿辰当天，谢老四处打听缺席的 James 的消息——甚至联系到了身在北京的吴爽和解村。这位将满百岁的老人不知道，他的挚友当时正躺在 UCLA 的 ICU 里。虽然不省人事，但冥冥中一定没有缺席，就是阴阳相隔，他俩的情谊还是长长久久，至死不渝。

James 总是鼓励学生“求真、择善、爱美好”，在或长或短的人生修行中交出 A 等答卷。他可曾知道，在我和很多学生心目中，他早已赢得 A+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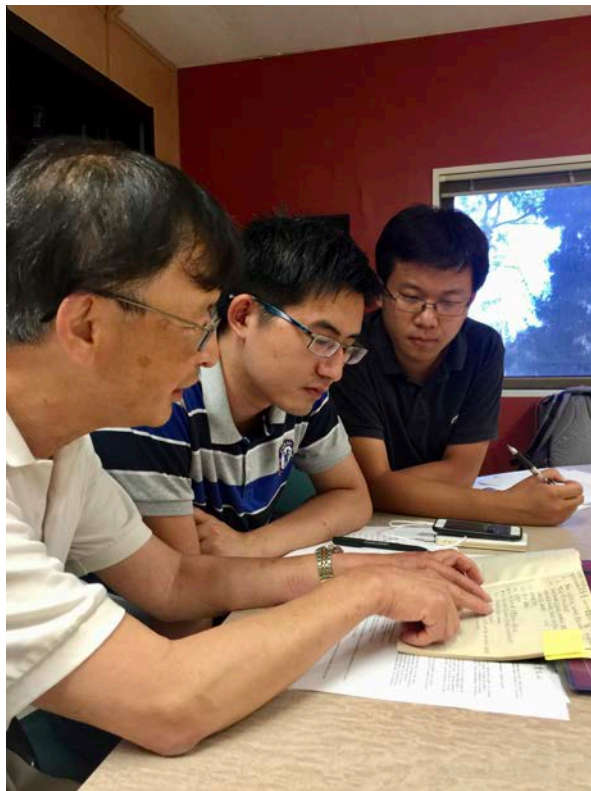
风云际会岁寒轩（马念东摄）

前排左起：徐文慈、任向东、唐小妹、傅莹莹、陈彦卿

中间排左起：王丹萍、林淑丹、王维民、刘俊民、汤维强、杨卫宁、盛孝沛、徐善曾、余国良、吴欢、蒲若茜、张敬珏、何柳霏、邵华强、欧子雷

后排左起：朱冰峰、史建民、苏其康、杨继宁、刘聪、陈令之、潘令昌、黄晓、刘珊珊、李庆玲、张俊杰、刘青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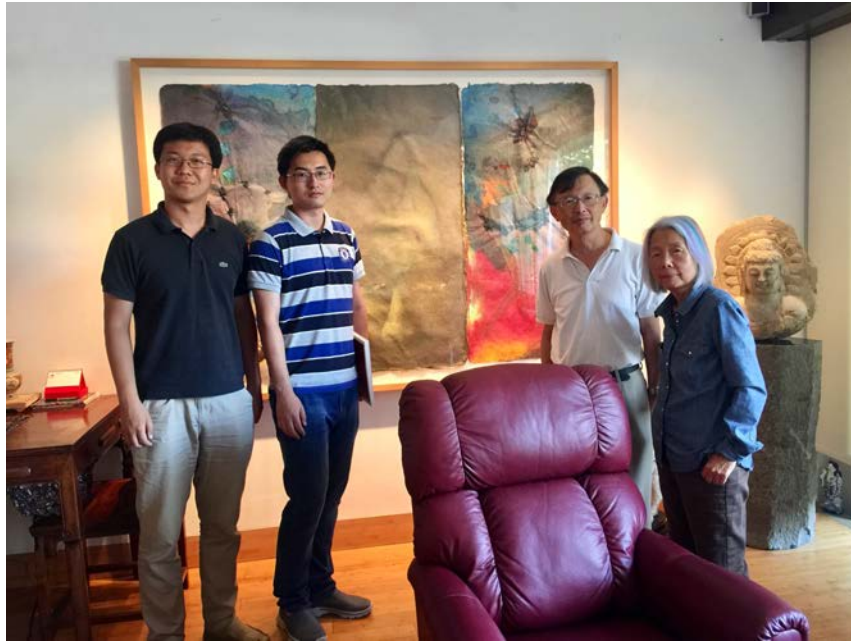
汤老师喜欢与我们几个小辈漫谈，话题海阔天空，多聊文学艺术、历史文化、名人掌故、洛城风物，同时也对中国的现状充满兴趣和关怀。相处数日，聊遍天下，但是不问私事，不语稻粱，可谓“真名士”。他喜欢出考题式地发问，“每人说出三个你最喜欢的电台。”“莎士比亚哪部剧有两个名字？”让人觉得有点俏皮，也有点压力。他听我们说话时，总是那么认真，那么饶有兴味地看着我们，又何其亲切。



汤老师在办公室给我们“授课”（吴爽摄）

汤老师钟情文字。他曾带我们到他 UCLA 的办公室，搞了一次小型讲座，兴致勃勃地为我们展示他所搜集的“文学潜能创造社”（Oulipo）式的革新写作。他也以此出题考我们，让我们通篇用相同部首的字写一首诗词。与其是说是文学实验的精神，似乎更多出自他的一片童心。后来汤老师还与我们一起品读余光中的《莎诞夜》和《逍遥游》，让我们发现，在游戏文字之外，他其实有着极高的文学感受力。平时的邮件往来汤老师为求方便常用英文，难得的几次机会看到他的中文写作，令人赞叹。他的文辞品位雅正，情味盎然，语言在文白之间摇曳，又从中可以看到些许港式味道，别具一格。

后来得知，一直花费时间和精力照料我们的汤老师，其实也是我们此行的主要赞助者。他慷慨解囊，来完成谢老想要传道授徒的愿望。我们多少将此行视作飞地夏令营，而汤老师却一直觉得没能让我们学到足够多东西，反而心怀歉意，尽力带我们在洛城多体验。我们还得知他的一些义举，比如资助大陆出身贫困的高考状元赴美游学，鼓励他们走上科学研究之路；比如满腔热情地设法在大陆的中学里捐赠一间电影阅览室，因为他一直感念自己少年时代从电影教育中受益。相信我们了解的这些只是他善行的冰山一角。然而我们平生所见的侠义无过于此。



汤老师带我们去见他的画家朋友黄瑞瑶（吴爽摄）

吴爽 2016 年 8 月的日记：

.....更有 UCLA 的汤教授，与谢老萍水相逢，与我们素昧平生，就是看得起谢老的学问和我们的潜能。这两日才知晓他之前说的每人五千美金一共一万五的赞助，其实总共只拿到了三千美金，其他所有的机票、住宿、变着花样的饮食、车费统统是他自掏腰包。他授权我们在酒店自主签单（酒店经理几番啧啧打趣：在美国，富豪才有签单资格，你们这是什么待遇），一有机会就带我们去尝各式菜肴；年近古稀却为我们几个小的车接车送、亲力亲为、体贴入微、保驾护航；甚至非要自费把我们周末去圣地亚哥海洋世界的旅行社都报好，坚持支付我们参观 Huntington 的门票甚至去奥特莱斯给家人买东西的车费，甚至连准备给司机的小费也不容分说塞给我。我三次私下起码一定要把“报销”的机票钱（还多了 40 美金！）还给他，他说你在北京往返机场也要钱啊。

他说你们这么远过来我很感谢你们；他说我年轻的时候，受过很多好老师的恩惠，等你们以后有能力了，也要帮助年轻人——到时候 Huntington 的门票更贵了，所以我是赚的.....他说你们都是才子才女，丰富了我的生命。他颤抖着中风三次的身体说：吴爽，这些都是很小很小的事情，你不要哭啊；你这样客气，好像我们是陌生人一样.....



右起：解村、汤维强、李汉平、Mr. and Mrs. Robert Sung（也为我们此行赞助）、唐书璇、吴爽

解村也一直记得机场临别之日：

先告别了航班在我之前的吴爽姐，汤老师陪我办理值机。我的行李超重，需要拿些出来，于是我蹲在一边的空地开箱捡拾。我永远无法忘记这时候汤老师的一个动作，作为一个身体瘦弱的七十岁老人，他陪我“跪”在了我的箱子旁边，接过我准备移出行李的东西。这一幕远在我当时二十多年的人生经验之外，随即我明白，他只是不想形成一个居高临下的旁观姿势，哪怕是在如此琐碎的生活细节之中。

汤老师的侠行还要继续（当然我们都坚持这次必须自费）：

谢老身体算好。知道你们明年八月会抽空前来贺寿，笑逐颜开。KK愿包住，我也略尽绵力，聊付来回机票。百年一遇机会，不能错过。

——如果没有疫情，我们应该刚从美国回来吧！平行宇宙里的8月，世界安好，等待出发去寿宴的谢老正在K家客厅啜着普洱，朗声描述汤维强怎么敦促他写《词牌全书》《曲牌全书》，正讲到《律韵撷萃》，汤老师从健身房赶来岁寒轩，受他召集漂洋过海欢聚一堂的青年都迎上来拥抱他，紧紧拥抱他……



2016年8月13日，谢老国康95岁寿宴。
前排左起：汤维强、谢国康、谢老堂弟谢伯焕（也为我们此行赞助）
后排左起：解村、李汉平、吴爽

只要不出差，汤老师一定去学校，他的车总是最后一辆离开停车场，一周七天，天天中午11:00到办公室，直到凌晨2:00方离开，疫情期间竟也如故——他是整个校园里唯一的老师！冷清校园里，汤老师可会像2017年7月一样想起我们吗？

学年刚结束，金童玉女束装上路，只剩冷清校园，觅食的松鼠和待产的夏虫。不思量也不期然地想起你们。

去夏相约，本只想为谢老继绝学，留下青苗火种，难得遇上三位才子才女，谈吐下笔，屡见异采，在我待书的日记，添上许多光环。照亮今夏孤寂的夜晚。

我身体尚健，仍可与时间赛跑，望能完成一两多年心愿，向自己交待。

我本想今夏往汉城授课，可抽空访京。惟月程与孙女寿辰相碰，故留在洛城。下次归国，当会安排相聚。

——这不是汤老师第一次说“不思量”：

20160907 整整一天，我都在想《洛英集》。不思量，自难忘。无计可消除。（吴爽译）

这也不是汤老师第一次表达“浮生非梦，能伸雅怀”：

20191012 人生就是不断迎送离合。总算和你们结缘。



汤老师送他的书给我们，题赠写的都是“解村老师”“吴爽老师”

算来与汤老师面对面的相处加起来不到半月，但他在我们心里永远牢牢地占据着一个重要位置。我们把他奉为人生的榜样，他笼罩着光芒的瘦小身形与和蔼面容时常清晰地浮现在我们眼前。每当心被冷漠与戾气侵蚀，我们会想到汤老师，会想要变得更温柔一点。每当灵魂在世俗的泥淖中又陷下一些，他的侠义之手仿佛能把我们拉起一点。



汤老师在盖提博物馆端详 AR 莫高窟（吴爽摄）

9月，我们去故宫看“苏东坡大展”，去之前就想，我们会在那里遇见汤老师吧——我们会在所有美好的文学与艺术中相逢，就像2016年9月我们去北大图书馆看胡适展，却在赛克

勒博物馆邂逅敦煌展，迎门就是汤老师带我们一起在盖提博物馆 VR 端详过的莫高窟第 45 窟——果然就读到苏轼的信，“宏才令德，百未一报”，于是我们的忧哀苦痛也汇入子瞻眼泪的大河；“伏惟深照死生聚散之常理，悟忧哀之无益，释然自勉，以就远业。”这又分明像汤老师对我们说。好，汤老师，我们会用力看这个世界，带着您的那份目光一起。就像您在今年 4 月 25 日信中所写：

死亡让生者凝聚。我的母亲在 2000 年 10 月离开人世，已近 20 年。在她的追悼式上，我致悼词，回顾她的一生，引用了约翰·多恩的“死亡，你别骄傲”，因为她的生命还在我们身上延续，她的基因与她的精神。这不仅是一份私人的怀念。我读讣告，念圣经，也吟诵《前出师表》《正气歌》《李陵答苏武书》，甚至汪精卫的“引刀成一快，不负少年头”。所有这些都是对死亡的反抗，是对人性胜利的赞颂。（吴爽译）



我们也应求真，择善，爱美好。
——吴爽

吴爽手绘。文字为汤老师手书“我们也应求真，择善，爱美好”。

解村、吴爽

哀思于北京

2020 年 10 月 4 日

张敬珏 King-Kok Cheung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英语系教授、博导，世界华人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共同主席。

解村，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。

吴爽，北京大学毕业生、高等教育出版社副编审。